



■ 2017年5月20日，在“老虎洞”中的最后一面

# 忆文学家高莽的三幅画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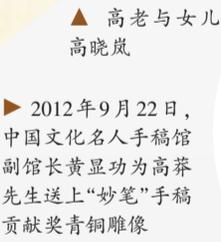
刘明辉

高莽先生离开我们整整三年了。1947年，他因翻译苏联作家班达连柯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名作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改编的剧本《保尔·柯察金》而成名，因其数十年对于中苏中俄文学艺术交流的贡献而被俄方授予“友谊”勋章。生活中，他又是一个睿智的长者，因手稿捐赠，与上海图书馆结缘。——编者

记得那天我正立在挪威松恩峡湾的岸边，等待着夕阳的降临。一抬头，树梢边的彩虹近而清晰，仿佛触手可及。低头，猛然看见高莽先生女儿高晓岚的朋友圈，照片上是心电图监护仪最后的画面：平直的指示线，如同退潮后的海岸线，向远方无限伸展，归于最远处的平静。她说：高莽先生在平静中离开了我们。他的一生精彩而充实，感谢每一个曾经爱他和陪伴他的人，愿他在另一个世界同样幸福。震惊之余，发现这一句话没有哀伤，而是充满了温暖和爱。高老一家给我的印象正是如此。不论身处什么境遇，永远积极乐观，永远迎难而上，乘风破浪而行——面前的这道彩虹，不正是他灿烂而又沉静的微笑吗？他那鲜活的精神和生命力，不可能在某个瞬间都归于平静。尤其是高老这样如一团火焰照亮和温暖着不同年龄、不同国籍朋友的勇士。

2012年，我曾为高老设计制作过一张藏书票。画面中有一弯新月，象征着高老敬仰的“俄罗斯诗歌的月亮”阿赫玛托娃；有一条大道通向远方，道旁一朵玫瑰相伴，象征着翻译和创作生涯青春永驻。我将草图寄到北京给高老过目，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：“这条道要多几个弯，给人以更遥远更艰苦的感觉。”那时初识高老不久，只知道他是个有着天真笑容的长者，这句话令我思考良久。多几个弯，不仅描述既往的事实，更表明，哪怕前路还有那么多弯，哪怕还有更遥远更艰苦的远方，自己依旧有勇气去面对和前行。换言之，高老从来不寻求坦途和舒适，他一生都保持着迎风而立的姿态，笑对人生百态。

高老不仅是翻译家，还是作家，诗人，画家。他的速写作品曾在多地展出和发表，拥有者极高的艺术造诣。他生前曾几次向我提出，要为他画一幅肖像。可是我笔拙才浅，怎敢在高老面前造次。转眼间，今天，高老已离开我们整整三年了！此刻我努力用文字来描绘心中的高老，他若有知，是否会舒展眉头稍作原谅呢？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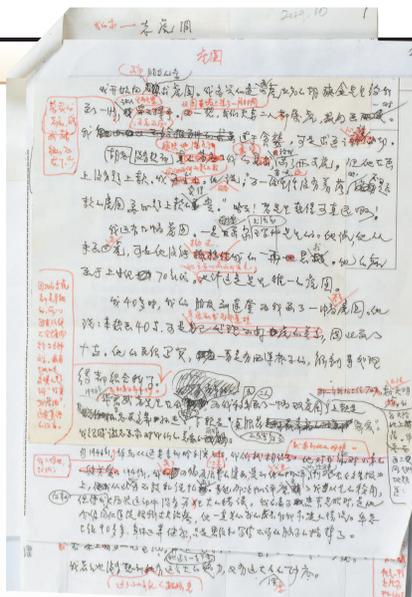
▲ 高老与女儿高晓岚

▶ 2012年9月22日，中国文化名人手稿馆副馆长黄显功为高莽先生送上“妙笔”手稿贡献奖青铜雕像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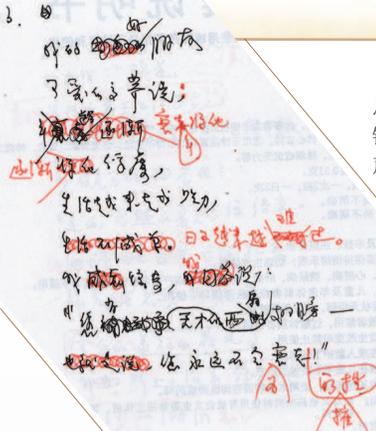
## 第一幅画 【见字如晤】

高老回信中描写的情景，让我想起“路漫漫其修远兮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。一个人正是因为有追求，有向往，才会感知到路途的远近，人生的甘苦。高老面对人生坎坷，一向以硬汉的姿态披荆斩棘，一路向前。他的外型常常不加修饰，花白的头发向上竖立着，显示出顽强不屈的姿态。他常穿的一件淡绿色旧夹克外套，质感硬挺，领口袖口早已磨白，仿佛是多年共同作战的伙伴。他习惯抬起眉毛，睁大眼睛，

好奇而又认真地听朋友说话。每年到高老北京的“老虎洞”家中拜访，他都会提前做好捐赠给上海图书馆的手稿，在谈话间隙像变魔术似的拿出来。有时装在一个纸盒子里，有时装在塑料袋中，朴实无华，却一定分门别类，整整齐齐。用来书写的纸张，往往是五花八门，有药品说明书，有大小不一的便条纸，有经过多次拼贴的文稿纸……书写工具也不甚讲究，有颜色不一的水笔，有漏着墨的圆珠笔，有许久未削的铅笔……总之，手边有什么，便拿起用什么。朴素的文具不会对高老的思路产生任何阻



■ 高老正在作画，2016年1月



▲ 柳德米拉·斯基尔达为高莽写的诗，此为高莽译稿  
▲ 高莽《老虎洞》文章手稿

碍，他对生活中的客观条件没有要求，对自己有着最高的要求。高老的作品，不论是译作还是文稿，都会反复修改多遍，每一遍用不同颜色的笔区分，修改之处字迹再多也清晰可辨。有时整段重写，就在废旧纸片上写好，拼贴到稿纸上，笔迹一丝不苟。高老翻译好友柳德米拉·斯基尔达的诗歌，就是书写在一叠药品说明书的背后。他不仅亲自装订，还加了封面。经过请教翻译家冯春先生，我才知道，恭恭敬敬写在封面上的名字，正是高老的这位异国友人。面对高老的手稿，就会想起他聚精会神伏案书写的情景。手稿就是有如此神奇的力量，让人体会到润物细无声的熏陶。

为了筹备2019年上海图书馆年度展览“妙笔生辉——上海图书馆藏名家手稿展”，我与晓岚老师商量确定了以高老《我的家——老虎洞》《学画自述》手稿和一件诗歌译稿展出。晓岚老师还邀请录制了视频，向读者们介绍高老的生活及工作。视频以二维码形式进入展览和图录后，引起了读者们的热烈反响。在介绍《老虎洞》手稿时，晓岚老师因太过伤心而无法录完。现在我们看到的5分40秒视频，是她特地学习使用剪辑软件后，独立制作而成，难能可贵。

## 第二幅画 【为我画像】

高老的人物速写十分精彩。上海图书馆、中国现代文学馆等多家文化机构曾为他举办画展，作品在多家报纸上刊登发表，深受读者喜爱。他还为中国作家协会组织实施的重大国家文化工程——《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》的出版承担起作125位传主肖像插图的重任。2016年1月我去看望他时，他谈得兴起，提出为我画一张肖像。“但是我得先说明，画你，我画出来是不好看的。五官长得很有特点的人画出来才有意思，你就没什么特点。”他的幽默和直爽引得我们笑起来，晓岚老师赶紧在旁打圆场：“他是说你长得太好了，没有‘奇怪’的地方。”高老不服气地朝她看了一眼，好像在说，我就是这样实事求是啊。

高老倚着沙发扶手，一边“指挥”晓岚老师：你去拿一下纸笔。晓岚老师一阵翻找，拿出一个用旧了的绘画板，上面所夹纸张已经泛黄，一看就是很久未使用了。问高老，用什么笔？他答：“随便”。

开始画画后，大家都凝神屏息不敢出声。屋里只剩下墙上时钟的滴答声和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。趁高老低头作画，我悄悄转头看他，只见他表情严肃，眉头紧锁，像是郑重其事创作一件大作品。其实，他自己的形象才更适合入画——不仅五官轮廓鲜明，衣着独具个人风格，更重要的是，人生阅历丰富，经历沧桑后仍葆有一颗纯真的赤子之心。这由内而外散发的气质更增添了他的魅力。我正想得入神，忽然听他正色道：别动！我赶紧转过头去。看来，只要是进入了高老的专业领域——不论是翻译、写作还是绘画，他绝不开玩笑。直到他画完，大家才围过去观赏。我向他连声道谢，他却淡淡地说，就这样吧，我不满意。

## 第三幅画 【爱的告别】

高老是在2000年搬到北京农光里住所的，在此与老伴、女儿生活了十七年。因他和老伴都属虎，所以将此命名为“老虎洞”。家中摆满了各色老虎布偶和工艺品。每次去拜访高老，晓岚老师都陪伴在旁。多年来，她自己的身体也不甚理想，但还是坚持照顾父亲起居，协助整理书稿画作。2017年上半年，晓岚老师告诉我，高老患病，情况不容乐观。我很担心，马上放下工作赴北京看望他。未承想，那竟是彼此的最后一面。

那天，高老难得穿了一件红色衬衫，却掩盖不住满面愁容。我坐在堆满老虎布偶的沙发上，高老坐在对面的椅子上，一言不发。晓岚老师在旁讲述高老最近的生活起居，我们都心照不宣，不谈高老的疾病。半晌，他发话了：我现在做什么都不行了。耳朵不好，记性也差，真的不中用了。我接上去说：忘掉烦恼，只记快乐，是最好的。他却像往常一样笑起来，而是神情严肃地抬眼看我，问：你个人情况怎么样了？这是每回见面必问的问题。因为他的孙媳悦悦与我同岁，我曾与她同桌吃饭，彼此聊天很合得来。我的回答也依旧是，时间主要用于工作和学习。这回，他显得有些烦躁和不满，说：这样不行。随后依旧一言不发，脸上慢慢堆积起了阴云。彼此静坐片刻，我提议合影，他也没有一丝开心的表情。后来我知道，高老多年来习惯为双目失明的老伴读书读报，陪伴左右，因此他舍不得离开“老虎洞”，离开爱他和他爱的人们。“老虎洞”是这位“硬汉”生命的支柱。

记得那天刚好是5月20日，一个充满爱的日子，我却与这位令人尊敬的长者和智者永诀。

高老逝世的那天，他的音容笑貌不断地在我眼前放电影般地浮现。他的家人说，高老的一生故事很多，他人很饱满。我觉得形容得十分精辟。我们，作为晚辈，作为朋友，作为读者，依旧可以从他的译著、诗作、画作中找到他，触摸到他丰富深邃的精神世界，这些也是他留给我们所有人最好的纪念。